



童年的老屋

□俞强

50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我出生在一个由庵堂改成的医院里，十二天后因生母产后身心虚弱，被抱到邻村的农家寄养，所以当我生命意识从混沌中萌生以来，最初的记忆应该是从慈溪龙山镇东门外村一幢两层木结构的小房子里开始的。

现在，这已是许多年之后，在养母的三个女儿一个个出嫁之后的很久岁月里，当养父难以承受养母的不幸病逝不堪旧景而另迁新居，我再一次来到这里，钻过租户到处乱挂的衣物和嘈杂的麻将声，我的思维像壁上杂乱裸露的电线需要进一步清理与疏通，分不清五十多年前发生过的一切到底是真是幻？

轻轻推开两扇门就能看到，一块块布满油烟或岁月痕迹的板壁把空间分割成外间、地板房和厨房。无数个白昼和夜晚，我们坐在外间吱呀作响的竹椅上，围着一张四足撑开的圆桌吃饭，在养母摆上菜肴之前，我常常跟姐妹们抢最中心的座位。其间，传来孩子们欢叫声或吵闹声，大人们之间的聊天，与偶然对孩子们的温和的呵斥。有一次好动的我赤裸的脚被石尖咯了一下，划破了一道口子，鲜血淋漓。我蹣跚脚一颠一簸地跑回家，养母见状心疼地把我抱到凳子上。然后去准备为我擦洗伤口的温开水，小心地为我洗净创口，一遍遍地敷上红药水。我听到铝质的脸盆与石板碰撞，发出的清脆悦耳的声响是人间最透明最温馨的音乐。

迈进外间的门槛，仿佛还能听见从楼梯上传来欢乐的声音，楼梯边倾斜的窄窄的长长的扶手，常常成为孩子们嬉戏的滑梯。我们常常从二楼惊叫着仰冲下来。在门边帘后的角落里，翻箱倒柜玩捉迷藏的游戏。那份投入其中的快乐和迷醉，就像揭开酒缸密封的盖板偷尝养父自搭的回味无穷的甜酒酿。

在二楼的卧室里，珍藏着更加醇厚的历久弥深的记忆：那是在最小的妹妹出世之前，大约我只有不到四五岁吧，每天我从睡梦中醒来，揉着惺忪睡眼，披着乳白色炊烟的早晨从一只老式壁钟传来的报时声，笼子里母鸡下蛋后的咯咯欢叫声，祖母时续时断的咳嗽，楼梯上的脚步声中悄悄挤进板缝，蹑手蹑脚地走到低垂的帐前。在每一天与养父一起去田头参加沉重的劳作之前，养母早已料理了一大堆家务，做好早饭，还要来服侍我起床。在薄明的光线里，我在嵌骨雕花的老式眠床上看见火熄上烘着我的一双潮湿的棉鞋与袜子，冰冷的地板简陋的家具随着养母的到来而显得格外的结实、温暖与安宁。她一边无怨地为我换去尿湿的裤子和床单，一边利索地倒来一盆热水，把我的身子擦洗干净。怕我受冻，先用一块毛毯裹在我的双肩，耐心地从里到外为我一件件穿上衣服之后，再给我小心地剪去指甲，然后抱我下楼。这是幼年的日常生活中极其普通的一幕。有一次从半夜里醒来，突然发现不见养母的身影，我急得哇哇大哭起来，养祖母从隔壁过来轻拍着我的胸口安慰我说：妈妈到医院里生小宝宝去了。我还觉得很委屈，擦拭着眼泪。天蒙蒙亮时，养母躺在一张藤椅上被几个大人抬到

楼上，还带来一个睡在襁褓中的婴儿，放在旁边的小床上，这就是她的刚刚出生的小女儿、在老屋未来的三年里与我朝夕相处的小妹妹。

逢年过节，亲戚们来做客，酒足饭饱之后点燃一支雄狮或飞马牌香烟，在窗外积雪的反光里围坐在大圆桌旁闲话聊天，他们会被养父母对我的宠爱所感染，亲热地把我抱在大腿上或架起二郎腿摇晃着让我坐在脚尖上玩“骑马”。当时我还不知道寄养的身世，常常捣蛋调皮，甚至撒野，养母会板起脸呵斥一声：“杨七郎（在龙山一带是顽皮的代名词）！”但严厉的语气却藏不住内在的和蔼，而舅舅（养母的兄弟）或姑丈们（养父的姐夫）总会宽厚地咧嘴笑笑。夏季，屋外酷日炎炎，里面比较凉爽，我常常用一个漫长的中午在地板的席子上饱睡一觉，有时在一阵花露水的清新的气息里醒来，发现养母坐在旁用蒲扇为我驱赶花脚蚊子，又不时地给我的脸部或颈边传送阵阵凉意。

墙上的涂鸦，残痕依稀，依然保存着昨天的亲切与无奈；角落里的油灯，蒙满尘垢，依然照见了风雨断电夜的温暖或恬静。一张油漆斑驳的八仙桌，历经老屋的欢乐和沉寂，是否还记得撕心裂肺的一幕：七岁时，我的父母要把我领回家去，我用双手紧紧抱住桌脚，一边对上前捉我的手，张口就咬，抬腿就踢，一边朝着养母养父哭着“阿妈”“阿爸”。两家只得另外商议，养母含着泪答应再养一年，等到读完小学一年级稍稍明事理时再交给我的父母。

这里曾是我童年的快乐天堂，这里曾是我内心的温馨的暖巢。

当许多年后我自己也成了一位父亲，耳闻目睹陪同体验了极富有爱心的妻子为哺育呱呱坠地后的女儿所付出的艰辛，终于领悟了一个相当简单却总被世人辜负和遗忘的道理：一个母亲对自己亲生的孩子的百般疼爱，固然是一种令人感动的至情至性，而一个非亲非故的妇女，为没有血缘关系的别人的儿子付出了双倍的母爱，这种爱是无法用金钱和物质兑换的稀世珍品与人间最美丽的风景。



隐藏的父爱

□沈红

从小，她就觉得父亲是不爱她的。8岁时，还没和小伙伴疯够的她被父亲强制送进县城读书。因为有些许的自卑，在学校里她总和城里的孩子玩不到一块儿。寄居在奶奶家里，因为多添了一张嘴，还没成家的小叔对她很是冷漠，从不拿正眼看她，懂事的她只有勤快地帮奶奶干活来获取小叔的认可。在度日如年的学习生活中，每一晚，她都是扳着指头算着回家的日期。一日，当奶奶告诉她，她父亲上午要进城来买化肥的消息时，在校上课的她竟无心听讲，掐好了时间从学校里跑出来，央求父亲带她回老家读书，却被父亲严厉拒绝了。那一刻，看着父亲头也不回决绝离去的背影，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

放假时，当她捧着学校发的奖状兴冲冲地拿给父亲看时，父亲却只是看了看，随手将奖状放进书橱的最上层，拍拍她的肩说：“不错，下次继续努力噢。”

12岁时，和同学跳橡皮筋扭伤了脚，由于没好好休息，以至于落下了下雨天关节疼的后遗症。农忙季节，好多次，她总是以脚疼为借口，赖着不肯下田干活。而那一次当母亲因患肝炎不能干重体力活时，父亲却再也不容她争辩，拉着她去插秧，边走边说：“姑娘大了，不能太娇气，这样以后嫁出去才不会吃苦。”尽管心里有一万个不愿意，但慑于父亲的威严，她也只能撅着嘴下地去干活。

14岁时，因和弟弟吵架，小她六岁的弟弟竟操起一根凳子砸向她，情急之下，她把刚刚盛起的一碗粥泼向迎面赶来的弟弟，被热粥烫得哇哇大叫的弟弟顿时疼得满地打滚，急急赶来的父亲，二话不说，把她按倒在床上，狠狠地揍了她一顿。一度，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很长的一段时间，她和父亲没有说过一句话，哪怕是最简单的一句问候，大家都在努力地躲避目光相撞的那个瞬间。

17岁时，因文理科的严重偏科，她一度产生了辍学的念头，竟向老师谎称身体不舒服，要求在家休息一段时间，父亲得知情况后，责令她立即返校读书，并托人为她联系了一位数学老师，每个星期抽出三天时间给她辅导，直至她跟上学业为止。

19岁填报志愿时，因和父亲的意见不一致，她第一次仗着胆和父亲吵了起来，边说边哭，把这些年对父亲的抱怨不满统统发泄出来，说完她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一时她感到很解气，心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那晚回家已是深夜12点多了，却见父母还未睡，正焦急地在家等着她，父亲看了她一眼，欲言又止，倔强的她头也不抬，匆匆进入自己的房间，“砰”地关上了门。母亲见状，敲开门，坐下，拉着她的手说：“红儿，你错怪你父亲了，在你们三姐弟中，你父亲对你期望很高，从小让你进城去读书，是为了让你接受更好的教育，你高中三年的学杂费、补课费，是你父亲放弃了养老保险金给你凑足的。”“原来父亲也是爱自己的”，那一晚，她一夜未眠，一遍一遍地在心里回味着父亲的爱。

醒来后再次见到父亲，她觉得有些尴尬，但心中的怨恨却消除了。想着父亲那隐藏的爱，她的心里暖暖的。

她就是我。年少时不懂父亲的爱。长大赚钱后，想回报他老人家时，父亲却患上帕金森综合征，遭受病痛的折磨而逝。世上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子欲养而亲不待”，在父亲生病的岁月，我其实没有很好地尽过孝，即使做的也是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全都是母亲一个人忙里忙外地精心照顾着。三年前，我从乡镇调到余姚市残联工作，每每看到身患帕金森综合征的老人颤抖着来做残疾证时，我都会停下来，甚至扶他一把，或者目送他们努力地走远，此时此刻泪水常常会不自觉地涌上眼帘，我想起了父亲，想起了他的爱。

投稿信箱：essay@cnhb.com.cn

配图：胡龙石

投稿邮箱：essay@cnhb.com.cn